

散文

石磨的记忆

■方 珍



中原民俗园内景

看到进村路口上用石磨堆砌的门楼，我还是有些诧异，因为与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古色古香的中原民居里摆放着诸如镰刀、犁、耙等农具，院墙上悬挂着辫着辫子的金黄色玉米和红红的辣椒……这是我想象中的中原民俗园的样子。所以，把石磨立起来的门楼创意还是颠覆了我的想象，不过，我蛮喜欢这种创意的，一个个石磨堆积起来的就是农村生活的厚重记忆。

“十一”黄金周，我和老公避开拥堵的旅游大军，到郸城宁平镇丁村乡大贺庄中原民俗园一睹芳容。

通往大贺庄的小路上镶嵌的一个个圆形的石磨把我们引到了安静祥和的大贺庄，有些村民在院门口晾晒刚收获的花生、玉米、豆子……有些农家院里的柿子树上挂满了红红的柿子，有些农家院里的丝瓜

秧爬到了墙外，一朵朵黄花出墙来，墙上还垂挂着一个个青青的丝瓜，有些农家院的院墙上爬满了梅豆秧，盛开着白色或紫色的小花，并悬挂着或青或紫的梅豆角……这就是独具特色的中原田园风光，不仅美丽而且美味，既能饱眼福又能饱口福，这就是乡土风情。

富有中原特色的乡村农居大门楼让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跨过高高的门槛，一股桂花的香气扑面而来，沁人心脾，原来，门楼内两边种着两棵造型好看的桂花树。干净的院子中，一棵桂花树和一棵枣树根深叶茂，一个漂亮的小亭子下有一口井，这些特征告诉我这就是家的感觉。小时候，我家院中也种有一棵枣树，后来因为翻盖新房要腾地方，枣树被拔了。因为拔枣树，奶奶曾和父亲大闹了一场，奶奶坚决不让拔枣树。尽管那甜甜的小枣曾是我舌尖上的记忆，但当时我也不理解奶奶的做法，因为我知道那棵枣树确实碍事。后来，奶奶告诉我，一则甜枣能解我们小孩儿的馋，二则甜枣能充饥，曾伴祖辈度过饥荒的年代，再则枣树寓意着多子多福，种在农家院里吉祥。我终于明白奶奶为何那么捍卫那棵枣树了。

走过窄窄的石拱小桥，又见铺满了石磨的小路，那一个个石磨就像一朵朵红莲盛开在路上，很美。脚踩在石磨上，结实，心也踏实，这不仅缘于石磨的厚实，更缘于石磨下的美味能温暖我们的胃。石磨下不仅能磨出各种面粉，还能磨出各种琼浆，这就是最原始的农产品加工，丰富着农民的生活。记得小时候，我和小伙伴常去生产队的磨房玩，因为磨房里有炒熟的焦豆，我们总是趁管磨房的大婶不注意，抓一把焦豆解解馋，去的次数多了，管磨房的大婶就知道了我们的意图，只要她一看见我们，就会轰我们走，我们也习惯了，就嚷嚷着说是来看驴拉磨的，大婶是不会相信我们说的话的，她高兴时也会抓一把焦豆哄我们走，她不高兴时就惨了，会拿棍子撵我们走，那时，我们就会一哄而散……所以，石磨不但承

载着香浓的农耕文化，还承载着我和小伙伴饥饿而欢乐的童年。

走过那段铺满石磨的小路，眼前豁然开朗，是一片开阔的空地，空地上铺的依然是石磨，我好欣喜，就要坐下来和大莲花般的石磨合影，老公笑了：“别急，石磨多着呢，有机会，还是先看看中原民俗园的收藏品吧。”

走进一个青砖碧瓦红柱的院落，就看见几个别致的水缸放在院中，还有几个圆形的石凳摆在房屋门口，这就是家的味道。更有味道的是其中的收藏品，纺花机、织布机、水车、镰铲、水桶、风箱、镰刀等各种农业生产生活用具应有尽有，这可是中原农耕历史的见证，记录着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春种秋收夏打场的场景，是中原农民生产生活的印记。那犁铧下播种的是希望，镰刀下收割的是沉甸甸的口粮，石碾下碾出的是金色的麦子，镰铲摇起的是甘甜的乳汁，织布机织出的是缤纷的色彩……一件件生产生活用具，就是一件件神奇的魔术道具，变出了农家人的梦和企盼。

走出收藏院，就来到了石磨的世界。老公说得没错，园中的石磨真多，除了地上铺的，还有水塘的一周的围墙全是用石磨围起来的，并用石磨为中国农业之神——神农氏盖了一座房子，那一盘盘石磨堆积的山更是别出心裁。园中树影婆娑，与拴马桩、下马石、饮马池、石碾等相映成趣，构成了农村生活的美丽画卷。

短短的旅程里看到的却是长长的农耕历史文化，中原民俗园中那一件件生产生活用具是文明、进步的标志，更是历史发展的助推力，推动着中国的农业一步步走向辉煌。如今，我国的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已载着新的种子飞向了太空，那些种子将在太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将开启中国农业新的历史篇章。

中原民俗园里，游玩的孩童在石磨上嬉戏，欢乐的笑声打破了农耕历史的宁静，更传向了遥远的太空，他们将是追逐太空梦想和希望的新的弄潮儿！

感激师门

■孙龙庆

自 2013 年至今，我的武侠三部曲小说终于尘埃落定。令人欣喜的是，我的努力得到了广大武术爱好者的喜爱。我的作品打破了门户之见，从根本与仁义出发，就武技、历史、社会道德层面做到了三个贡献，特别是它立足现实背景、武技细节铺展开来，格外让人信服。

小说的背景，就是晚清时期的周口武林，后记写道：我的师门，正处于小说中的豫东大地。冷兵器时代的武备与武术，在晚清达到了巅峰状态，而豫东豫西因为地理地貌以及人文民生的关系，在这个特定时期，生发出特别的历史，正可谓晚清中国之缩影。

因此，我的师承，也既有出自晚清重臣、北洋大臣家族的寨堡武师一脉，也有来自商帮武行的镖师一脉，而且还有出身绿林刀客好汉的一脉，而这一切，却并非因为我一人四处拜师而来，而是自晚清民国之时，它们就已经在前辈身上拧在一起，密不可分。但这一切已成历史，所以我执笔写作。

后来，有人问我：怎么知道这一切的？也不断有读者问：作者是否武术世家出身？到底师承何人？所谓“张府武师传人”到底是什么人？

说到这里，我内心十分惶恐，因为引领

我接触到这一切，又传授我武艺的老师低调务实，对传人要求十分严谨，而且严禁卖弄学问，所以在得到广泛认可之前，我都没敢对外声张具体师承。

然而这也成了我心中沉重的遗憾，特别是对于成书作用最大的人，书中只字未提，仅有一张“见真精神”的拳照，支撑了作品的风骨。可就是这张拳照，引起了读者强烈的猜想，我也不得不诚恳交代，这位就是我的师爷张勋亮 80 岁时展现周口形意拳鹰熊合演时的抓拍。

张勋亮先生，是周口名士张伯驹先生的侄子，也是多门类技艺的继承人，在文化部门任职多年，是河南非遗项目《回族秧歌》传承人，多部曲目编导，也是《项城戏曲志》的编撰者，他更是享誉豫东的武术大家张鹤年先生硕果仅存的弟子之一，而且身兼形意拳、心意拳、太极拳、青龙刀、龙凤剑、混元掌等多门绝学。从他身上，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老一辈名门望族与武林人士的优良道统、硬朗骨气。

这些都对我触动很深，我把这种门风渗透到了字里行间。然而，即便我有了如此成绩，如果不把武术练好，也有被逐出师门的后果。这就是这一门的门风，我叩首百拜，感激不尽我的师门。



深秋 (外三首)

■邵 超

满树的硕果纷纷离去
仅有一颗干瘪的果子
炫耀似的在树枝上悬挂

满树的叶子纷纷离去
只有一枚飘摇的枯叶
依恋似的在树枝上飘摇

其实那果子并不想炫耀什么
它仅仅是在等待
等待秋天一声温暖的道别

其实那枯叶并不想依恋什么
它仅仅是在盼望
盼望冬天一句贴心的问候

秋天的门已经虚掩
冬天的门还未敞开
只有树枝待在那里左摇右摆

流

河水一直在流
白天流
黑夜流

河水一直在流
直了流
弯了流

河水一直在流
春夏流
秋冬流

河水一直在流
我不来流
我来了也流

河水一直在流
越流越低
漫过了我所有的清高

咀嚼着亚瑟·叔本华的话

人,要么庸俗
要么孤独
——咀嚼着亚瑟·叔本华的话
我不禁对着哲人发问——
非常抱歉
我不想庸俗,又不想孤独
怎么办
没有答案。我翻来覆去
最终决定
——用我的庸俗去抵御
那形单影只的孤独
再用我的孤独,去打败那些
低迷不堪的庸俗

去掉庸俗和孤独
我竟然想不出
一个人的躯壳里,还能剩下什么

发泄

你捅我一刀
我再捅你一刀

你捅我一刀
我再捅你一刀

你捅我一刀
我再捅你一刀

你倒下了
我却站着

我只好捅自己一刀
然后和你倒在一起

其实这是我在写诗
没有你,也没有刀